

國小校園中性別刻板印象之探討： 聚焦於教科書及學習活動

陳昱君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大學部學生

李沛艾

國立清華大學英語教學系大學部學生

房芝君

國立清華大學英語教學系大學部學生

張彥瑜

國立清華大學英語教學系大學部學生

一、前言

2021 年，伴隨著 COVID-19 已在全球蔓延超過一年之久，聯合國將 2021 國際婦女節的主題訂為「女性領導力：在新冠肺炎的世界中實現平等未來」(Women in leadership: Achieving an equal future in a COVID-19 world)，更將標語訂定為「選擇挑戰 (#ChooseToChallenge)」。隨著「女性領導力」成為討論的主軸，人們深入探討女性在各項工作領域的現況，尤其是針對科學、技術、工程及數學，這些在傳統上常被視為男性主宰的範疇。根據教育部統計處的數據，臺灣就讀大專院校科技類的女性比例，已從 2010 年的 32.3% 提升至 2020 年的 36.7% (教育部統計處，2021)。可見女性投入理工及科技產業的比例確實有愈來愈高，但無論在科技界還是學術界，女性在社會各個領域，仍然存在玻璃天花板效應 (Bornstein, 2008; Glazer-Raymo, 2008)。顯見性別刻板印象存在於社會各領域，影響著人類發展而成為全世界關注議題。教育部 (2019) 在十二年國教議題融入手冊的國小階段也提及相關概念，教師可在課程中融入性別平等教育 (以下簡稱性平教育)，培養學生性平意識，進而付諸行動，消除性別偏見與歧視，顯示透過性平教育可傳達「跳脫性別框架限制」理念，並摒除性別刻板印象，幫助學生開發自己的潛能。基於此，本文擬就筆者目前觀察到的問題，將回顧與性別、學校及教育現場觀察有所相關的文獻，以及分析康軒、翰林與南一三大出版社之教科書內容，並從中探究是否有更加適切的方法，破除性別刻板印象，以消弭社會上的性別隔閡。

二、教育現場的性別刻板印象問題

(一) 國小教材內容的適切性

依照生理構造進行二元化分類的現象，即便至今仍時有所聞，刻板印象已根深蒂固，背後所支撐的歷史文化脈絡極其深遠 (賴佳琳、李淑菁，2019)，而其亦正影響著教科書的內容。筆者採用國民小學一至六年級社會科及健康與體育科的課本內容為分析範圍，並使用康軒、翰林及南一三大出版社版本，分析課本文章、文字說明和圖片內容，以檢視性別刻板印象的有無。舉例而言，筆者參考國

小三大教科書出版社之健康與體育課本內容，發現「講述傳統觀念」與「宣導個人特質、職業志向的性別平等」兩個部分的篇幅相當地接近，在篇幅的量上，似乎缺乏孰輕孰重的隱喻和區別。其次，有教科書使用圖畫來描繪「男生也可以擔任護理人員、穿芭蕾舞衣的舞者」以及「有膽大心細的女生也嚮往擔任軍人」這樣的概念（圖 1）。雖說編排立意良好，是以破除傳統觀念為出發點，然而從過去至今，教材中的插圖依舊多有「再製性別刻板印象」的圖片（晏向田，2017），也在無形之中反向地將傳統性別刻板印象呈現給學生。此外，在課本其他單元的舉例圖片或插圖中，發現有性別刻板印象及性別歧視的現象，例如圖 2 在講述社區居民的互助合作中，全以「媽媽、女兒和女學生」等女性角色來表示照顧、關懷等功能，而男性角色則用於詮釋「司機、送餐」等勞力活動。甚至在法律單元（圖 3）描述違法行為的插圖皆是以男性角色來詮釋。



圖 1 康軒四下健康與體育第四單元《迎向青春期》



圖 2 翰林三下社會第二單元《居民的生活》



圖 3 南一五下社會第四單元《規範面面觀》

整體而言，三大出版社皆已納入性平教育的部分，也編寫正確的性平觀念，雖篇幅簡短，傳統「男強女弱」及「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亦大幅減少，然而仍存有上述性別不平等的現象，學生在閱讀課本的過程中，容易潛移默化，進而產生性別刻板印象。

(二) 男女性別差異要如何實質上的平等

一般而言，男性具陽剛形象，堅忍不拔、雄壯威武，女性則具陰柔氣質，柔弱無助、端莊高雅，這些刻板印象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中，論宗教、家庭、教育、職場、媒體和飲食，都看得見依照二元性別作分化的影子(賴佳琳、李淑菁, 2019)，而隨著性平教育越加普及，破除性別刻板印象、同婚通過...等改變逐漸發生，最終勢必考驗二元分化的性別觀念。在國小校園中，依照生理構造可以在最快的時間內將學生分成兩群，便於管理，例如校服顏色依據性別而有所不同；學生座號也常以男生在前、女生在後來安排，但這種分類方法恐怕過於強硬，欠缺妥適性，也忽略了個體差異，劉宜(2014)指出，座號若是按照學生的生日作為排序，則能更清楚的了解學生的學習與發展狀況；在學校事務分工上，男生偏向粗重、勞力，女生主責文書、口說的工作，不自覺灌輸了男陽剛、女陰柔的性別刻板印象。事實上，先天的遺傳基因和後天的成長脈絡，塑造出了多樣化的身體、性傾向與特質，世界上存在著陽剛的女性，亦存在著陰柔的男性；存在著體格健壯的女性，亦存在著身形瘦弱的男性，不一樣的個體差異因應標準應隨之而生，而所謂標準，則應遵循「適性化」、「因材施教」的原則，跨越性別，循著學生獨特的生心理狀態作調整(吳清山, 2019)。

（三）性平教育與性別隔離的相互影響

研究表明在「科學就讀意願」上的性別差距，臺灣位居世界第一（陳婉琪，2015），這樣的性別隔離現象值得關注。學校教育中的潛在課程對學生觀念形塑的影響非常大，若要減少男陽剛、女陰柔的性別刻板印象，教師及學校行政人員就必須更有意識地檢視學校制度及環境，鼓勵學生依據自己的興趣在不同科目上的發展，而非將科目框架在性別上，進而減少未來職業選擇中可能發生的性別隔離，樹立更多的就業典範。如在學校組織中，校長、學務、教務主任多半會與領導、秩序、成績做連結，而這些被標示為男性特質，輔導主任、導師則會聯想到同理、溫和等，並被標示為女性特質（李淑菁，2007）。隨著女性在學校主管單位的比例逐漸上升，也可以淡化學生對性別的印象。近幾年來，也時常聽聞女性在不同領域中成功的新聞，有不少女性領導、創業的案例，時代雜誌 2020 年全球百位影響力人物評選，女性佔有 52 位（Time, 2021），首次超越半數，這些顛覆以往性別刻板印象的職業選擇也可以反饋至現今的學校教育中，像是學校可以辦理女性傑出人才的演講、親職講座，近年來也有出版的一些女性在 STEM 領域發展的繪本，教師可透過生動的圖文以及閱讀後的問題討論，使學生了解這些領域中的人是如何築夢以及追尋自我，進而成為學生學習的典範，鼓勵學生走出性別框架，從中發掘自己的潛能，讓性別的界限不再這麼明顯，消除性別鴻溝。

三、國小學校性平教育精進的適切之道

根據內文所論述的觀點，可以看出隨著時代背景轉變，「以生理性別作為區分依據」已然受到挑戰，在職場、媒體、文化等領域中，也有不少女性嶄露頭角。為了讓學生的價值觀跳脫性別刻板印象，相關教育機構與單位應做出相對應的調整，因此，筆者提出下列建議，供教育相關人士檢視與調整：

（一）教科書性平內容應調整，並增加學生思辨的活動

綜觀以上對於性平教育的討論，針對教材問題，筆者認為性平觀念的篇幅可多著重於「個人特質與志向並無性別框架限制」，進而減少「男性也可以做什麼事」或「女性也可以擁有什麼特質」等內容，並且增加讓學生認識自己的機會，才能使學生有真正跳脫框架的可能性。根據李淑菁（2011）的研究，學校對於性別平等的教育常解讀為「尊重男女有別」，而忽略了關於同志議題及女性主義的討論。所以教科書除了內容篇幅的調整，應適當利用課外教材觀察與性別有所相關的議題，例如：之於社會正義，能以葉永鈺社會事件探討性別霸凌或是以同婚合法化討論正反兩方的想法及其主張；之於職業性別隔離的去除，透過與學生分享各行各業的就業典範，以減少潛在傳統觀念所塑造出的性別隔離；之於個人氣質的認知，可以設計活動讓學生發掘自身特質，並給予更多鼓勵。若教育能撇開

此區分法，進而傳達全方面的性平觀念，跳脫狹隘的二元性別刻板印象內容，便是在性平議題上跨越了一大步。

（二）以學生個人差異，進行適性化的學習與活動要求

除了教材中的性平問題，國小教育也需對性別差異做衡量。筆者認為課堂中的評量應使用多元評量，以立足點平等為評量的基礎。以體育課為例，在生理男性與生理女性中，皆有較陰柔或陽剛特質的學生，因此，體適能的評量標準不應該僅以性別作為區分（體適能規範男生跑 1600 公尺，女生跑 800 公尺）。可以依據每個學生不同的體能，訂定不同的標準，例如：學期初先進行前測，紀錄每個學生的能力，再於學期末進行後測。比較兩次紀錄並以「是否進步」作為評量的標準，筆者認為是更符合實質公平的作法。此外，根據李淑菁（2011）的研究，教師若因主張「兩性分工協調」而對學生是設定不同標準，容易造成男強女弱或加深父權中心思想。所以在班級事務方面，教師應避免使用「兩性分工協調」的用詞，例如：教師選拔班級幹部時，應讓不同性別的學生都有同樣的競選機會，不侷限於既定印象中，身材高大的男生為體育股長，或是細心、字跡工整的女生為學藝股長。隨著性別的種類愈趨多元，教師若能摒棄固有「兩性分工協調」思想，讓每位學生在班級參與上擁有同等機會，可以依其特質為班服務，能使性平教育落實得更具體。

四、結語

過去為了追求便利性而將人群一分為二，形塑性別角色，各司其職，但隨著觀念轉變，社會逐漸重視性別間的互動與和諧相處之道，二元化區分不再適用於當前的社會，為使個體的獨特性被看見，紛紛取消其限制。近年來，性別議題愈加多元且深受重視，對於性別平等的定義標準也趨向嚴格，而學校為個體從原生家庭過渡至社會的首要階段，協助孕育出自我認同和價值觀，其所佔據的影響力之大是有目共睹的。自《性別平等教育法》通過，已逾 17 年的光陰，然而，從職業上的性別隔離和教科書所呈現的性別角色來看，要達成性別平等社會的願景，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唯有教師對性別觀的態度更開放，對性別平等的相關知能有更高的識別能力，才能與時俱進地調整教育方式，將性別平等知識傳遞給學生，此外，宜透過「適性化」的教學活動及評量，以「立足點平等」的方式給學生發揮潛能的機會，落實實質的平等教育。

參考文獻

- 吳清山（2019）。落實學校適性教育，促進學生適性揚才。師友雙月刊，614，5-10。DOI：10.6437/TEB.201908_(614).0002

- 吳萬萊、鄭伊茹（2021）。國民小學社會3下課本／居民的生活【翰林行動大師版】。取自<https://pse.is/3gayv2>
- 李淑菁（2007）。性別化學校的形塑過程：一個案例研究。《教育與社會研究》，13，121-152。
- 李淑菁（2011）。性別教育的論述角力：教師的詮釋與想像。《教育與社會研究》，22，39-92。
- 晏向田（2017）。我是數學老師，我教性平。《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脈動電子期刊》，9，29-33。
- 教育部（2019）。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議題融入說明手冊。臺北市：作者。
- 教育部統計處（2021）。性別統計指標彙總性資料－學生／106大專院校學生數／歷年大專院校學生人數－按性別與科系3分類分(百分比)。取自<https://depart.moe.edu.tw/ED4500/cp.aspx?n=DCD2BE18CFAF30D0>
- 陳明德（2021）。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4下課本／迎向青春期【康軒電子書】。取自https://webetextbook.knsh.com.tw/2/index.html?code_degree=1
- 陳婉琪（2015）。臺灣女生不愛讀科學？「世界第一」帶來的驚愕與警訊。巷仔社會學。
- 湯維玲（2021）。5下社會課本／規範面面觀【OneBook版】。取自<https://pse.is/3gjxup>
- 劉宜（2014）。十年之間校園現場的性別「微」觀察。《性別平等教育季刊》，67，16-20。
- 賴佳琳、李淑菁（2019）。一樣「單一」，卻很「性別」？單一性別學校的臺英比較初探。《臺灣教育評論月刊》，8(10)，169-172。
- Bornstein, R. (2008). Women and the college presidency. In J. Glazer-Raymo (Ed.), *Unfinished agendas: New and continuing gender challenges in higher education* (pp. 162-184).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Glazer-Raymo, J. (2008). *Unfinished agendas: New and continuing gender challenges in higher educatio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Time (2021). *Time 100: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2020*. New York, NY: Author.

